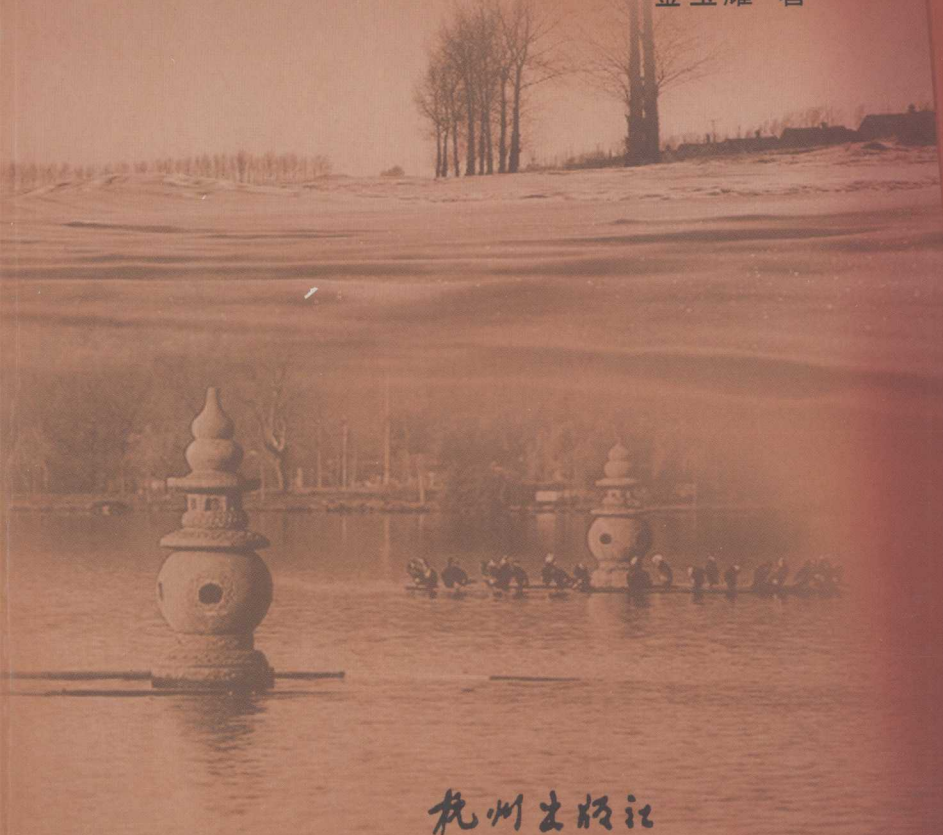


平民往事

(下册)

金宝耀 著



杭州出版社

平民往事

(下册)

金宝耀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民往事. 下册 / 金宝耀著. —杭州: 杭州出版社,
2008.9

ISBN 978 - 7 - 80758 - 114 - 7

I. 平... II. 金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0667 号

平民往事 (上、下册)

金宝耀著

责任编辑	袁弘煦
装帧设计	袁 搏
出版发行	杭州出版社(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) 电话: (0571)87997719 邮编: 310007
制 版	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
印 刷	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812 千
印 张	30
本次印数	0 001-2 150
版 次	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758-114-7
定 价	6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印装错误请向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第二輯

平民人家





目录 / MULU

归来的人们	1
成家就业	38
过不去的坎儿	63
忧患人生	99
同是屋檐下的爷儿们	125
为了过得更好	169
都说这是命	240
惆怅	273
人到中年	297
无可奈何	335
情缘	421
回访	454
后记	



-归来的人们-

38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中，中国的农村人口迅速增长，中国的农业经济严重落后，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特征依旧是贫困。以变革谋发展的中国经济必须面对这“三农”问题的现实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中国开始走向新的历史时期。从那时候起，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新的治国方略，同时，对实施了多年的知青政策也作了重大的调整，各地农村的人民公社都放宽了下乡青年的返城条件。

在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农村，人们都认为，让一个知青回城就等于减少了一张分吃口粮的嘴。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？当时，只要知青具有符合政策的理由，或者持有接收单位的证明，当地的县知青办都同意放人。

1979年的冬天，仍在苏北高邮插队的裴钊文与所有的知青一样，也可以踏上返城的归途了。于是乎，她的人生道路出现了新的转机。

裴钊文返城的手续特别简单，她只去了一趟公社的卫生院，开具了一张病退证明书。从生产大队、人民公社到县知青办都一路放行，她顺利地办妥了粮户关系迁回杭州的一切手续。莫非回城就是那么轻松简单？为什么前几年办这些手续是那么的累呢？

裴钊文已有整整十年的知青经历。那年，她已经二十八岁了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如愿以偿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苏北农村。在回杭的途中，她顺便去了南京叔叔的家，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。这也算不忘记当年叔叔为她调离石坝农场作出的帮助。

裴钊文的到来，叔叔和婶婶都特别高兴，他们热情有加。在吃饭的时候，叔叔问：“小文，你离开农村之后，有什么打算？”

裴钊文兴奋地说：“我，我要回杭州去，我要回家去。”

婶婶听了，便耐心劝道：“小文哪，依我看，你还是留在南京为好。尽管一时解决不了工作问题，这里好歹也是你的家呀。”

叔叔也十分赞同地对裴钊文说：“除了你姐姐之外，咱家在杭州已没有别的亲人了。你一个姑娘家的，生活无着，回杭州能适应吗？再说呢，时下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……”显然，他为侄女的生计和前途担忧。

裴钊文非常理解，并且十分感谢叔叔婶婶的好意。但是，她不想依附叔叔滞留在南京，认为回杭州才是她这些年来的愿望。不知有多少回，她在睡梦中回到了杭州，回到了父母的身边，在她的心目中，杭州有着爹娘一般的亲切感。于是她直率地说：“叔叔，婶婶，我跟着你们在南京，生活固然有了保障，同时也给你们增加了负担。这十年来，我总觉得杭州是我的一份牵挂，不回到杭州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虽然爸爸妈妈去世已有十多年了，只要能回家，那也算回到了他们的身边。我离不开杭州。”她看了看叔叔和婶婶，又郑重地复述了自己的意愿：“还是让我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杭州生活下去。”

裴钊文回杭州的态度十分坚决，可是，提及父母的不幸，她的泪水就扑簌簌地掉落了下来。婶婶看着侄女的悲伤也陪下了眼泪。

“咱先不说这些。”为了缓解伤感的情绪，叔叔揉了揉湿润的眼角道，“小文，既然你主意已定，那么这一次，你就在南京多住些日子吧。”

“不啦，叔叔，我打算明天就回杭州去。”裴钊文拿来毛巾拭干眼泪，肯定地说。

在叔叔和婶婶的记忆里，裴钊文是个文静纤弱的小女孩。这些年，经历了北大荒的磨砺，但见她有几分成熟，说话懂礼貌，处事有主见。

对侄女一直关爱的婶婶从里屋取来五十元钱塞进了她的衣袋里，叮咛道：“小文，这样也好，跟你姐姐在一起过，互相还有个照应。如果有啥困难，一定得跟我说，跟你叔叔说，可千万别自己扛着……”她说说着又哽咽了起来。

“婶婶，你不要为我和姐姐担心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已的。”裴钊文宽慰地对婶婶说，她在悲伤中坚强起来。

“那么，你已经在杭州落实了工作，是吧？”叔叔猜度地问道。

“这倒没有。”裴钊文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，她平静地说，“原本与我一起在石坝农场的那些同事都早已回到杭州了，我想，他们能生活下去，我也能。”她对自己十分有信心。

“那，他们也许有父母，或者有其他什么人的帮助，才解决了工作和吃饭的问题。”

“叔叔，也不完全是。”裴钊文说，“据我所知，有的是顶替父母去上班的，有的也是靠自己出去找的工作解决生计……事在人为嘛。”她带着十分自信的口气说：“叔叔，我爸生前常说，做人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。他的话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我年轻轻的，靠别人的接济活着，那能维持多久？我想还是靠自己的劳动来求得生存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那才是一条出路。”

虽然裴钊文如是地说，可是出路在哪里？她心里确实没有底。但是，她有一个信念，只要能吃苦，只要能诚实劳动，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。在过去的十年中，她都是靠父亲给予的信念来支撑自己的。

裴钊文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战士。他年轻时，为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，而他的公开身份却是嘉兴一所学校的教师。

1937年8月13日，日本军队攻占了上海，又占领了江浙两省，日伪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及抗日进步志士，制造白色恐怖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一直坚持在敌后参加抗日斗争。由于叛徒告密，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他的真实身份被暴露。

为了保存革命斗争的实力，党组织命令他及时转移，他才离开了嘉兴。在解放区，他继续为党从事机要工作。到了渡江战役的前夕，他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，提前南下，秘密插入敌后，回到了江浙开展工作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力量。

1949年，浙江大部分地区解放了，他又受上级的派遣进入了地方人民政权，继续为党工作。直到那时候，他才在杭州安了家，并且先后有了裴家的姊妹俩。在裴钊文的记忆中，父亲比她年长四十岁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造反派指控裴钊文的父亲是叛徒，并污蔑他是一个

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假党员。他们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将裴钊文的父亲关押起来。在囹圄中，他备受凌辱和折磨。

裴钊文还清楚地记得，那天，有人前来通知，说是父亲病重，已被送往医院。姊妹俩跟着母亲前去探望，只见父亲的脸和双腿已经浮肿，他无力地瘫躺在病床上，说：“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们了，我想你们……”他吃力地抬起手臂，握住母亲的手。

“爸爸，我们也想你……”姐姐胆怯地抚着他的手臂，泣声地说。

“真没想到，你被糟践成这样，他们太没有人性了……”母亲说着流下了眼泪，她心疼地抚摩着爱人的额头。

“关在里面，晒不到太阳，我的老毛病就犯了……”父亲剧烈地咳嗽了一阵后说，“回家后，你们姊妹俩要好好照顾妈妈……”

姐姐告诉道：“爸爸，造反派说你是叛徒，是黑帮分子。我们是黑帮分子的家属……”她说着就“呜，呜”地哭了，裴钊文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父亲坦然地一笑，他伸手摸着女儿的头发，和蔼地问：“傻孩子，他们的话，你也信？”

“我当然不信！”姐姐说。

父亲欣慰地点点头，对女儿说：“其实，爸爸本来就是一个平民，参加革命后，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只是为党的工作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。在革命的非常时期，即便是丢了生命，我也没有权利泄露党的秘密，这是党的纪律。我相信我们的党早晚会澄清这一切的……”他又咳嗽起来，平息了喘气，又吃力地说：“小文，你也长大了，不要老是哭鼻子，要坚强些，勇敢些，做一个在大风大浪中经得起挫折和失败的人。”他伸手抹去裴钊文脸上的泪水，接着说：“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，不要把父辈的光荣和耻辱当成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，这样只能羁绊你们前进的脚步……你和你姐，不但要管理好自己，而且还得照顾好你们的妈妈。将来呀……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要记住，将来呀，无论你们干什么，都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，无论社会发生什么变化，你们都要做一个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人，这样才是我的好女儿。”父亲的

话，裴钊文深深地铭记在心里。

不久，父亲的病情开始恶化，但得不到条件好的救治，他终于被病魔夺取了生命。

父亲的病殁使得体弱多病的母亲受到了极大的刺激，她悲痛欲绝，精神恍惚，没多久，她也起不了床，撇下两个女儿离开了人世。

父母为姊妹俩留下的唯有两幅遗像。此后，裴钊文好像掉进了深渊，原本那些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红色优越感已荡然无存，这是她难以接受的事实。1969年，学校组织支边，她毅然报名，去了石坝农场。那年她刚满十七岁。

裴钊文回到了杭州。姐姐早已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妈妈，她与姐夫在同一家工厂上班，两人每月的收入只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。姐姐既没有能力为妹妹解决吃饭问题，也没有办法为她落实工作。

裴钊文只能求助于街道办事处。幸好，她获得了一份临时工，在一家服装厂当配料员。这份工作，既不用学裁剪工的技术，也不必有缝纫工的手艺。看起来，配料员就是一份没有技艺的行当。裴钊文并没有想得太多，能有这么一份工作，至少她每天能赚八角钱，解决了吃饭问题。

人，天生具有与别人比较的心理。裴钊文看到她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有父母的关照：有的进了机关，成了公务员一族；有的在国有企业上班，福利待遇优厚；还有的是响当当的退役军人，政府当然给予安排他们愿意接受的工作岗位。而临时工的劳动强度和工资待遇都与之无法比拟。因此，她一度产生过失落的情绪。

社会实践告诉裴钊文一个道理：自力更生不是件容易事。现实不相信眼泪，情绪不能改变生活，任何怨天尤人的自暴自弃只能更加痛苦。只有抛开一切幻想面对现实，只有靠脚踏实地的勤奋劳动来改变自己，这才是积极的生活态度。

配料工作是为制衣流水线服务的，繁杂琐碎，天天如此。裴钊文不厌其烦地担当了起来，甚至一只纽扣，一份包装材料，她都一丝不苟地认真对付。

工夫不负有心人。裴钊文一干就是三年，她娴熟地胜任了这个行当。由于勤奋好学，她对面料质地的识别、成衣制作的工艺、生产成本的核算，以及制衣设备的配置等等，都了如指掌。她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。她每年多少能长一点工资，可是依旧是个临时工。

与多数知青一样，迟祥倒也是蛮幸运的。母亲提前退了休，他顶替上了班。接收单位在调配人员时，见他有修理工的专长，便将他安排在运输队修车。没干了多久，这家单位与艮山门外的机械厂合并了。迟祥又重新操作机床了，他当上了一名车工。那时候，他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。

北大荒的历练使得迟祥具有很强的适应性，他认为自己天生是一块做工的料。领导分配给他的任务，不论多苦多累，有多困难，只要自己能克服的，他一定认认真真地完成。因此，领导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。当然，也有好心的工友劝迟祥：别太累着自己了。如今，吃的都是大锅饭，干好干坏一个样，你的工资奖金拿得不多，活儿却不比别人干得少。要知道，这活儿是公家的，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。你何必这么干呢？

迟祥懂得工友的善意，但是他还是认真地回答：诚实劳动是我的本分。工资是按工龄计算的，奖金是班组平均分配的，我们想多拿钱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都是做工的，我干好本职工作是对得起工厂每月发给我的那份工资。

迟祥能有这么一份工作，这是他多少年来的向往，因此他的劳动态度和工作质量是出了名的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干活儿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，倘若做成一项以前不曾做过的新作，那才是最大的享受。久而久之，他在工友和领导眼里成了标杆。

迟祥时常这么想，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最艰苦的时候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我都能靠自己的劳动去解决生活的困难，如今的日子好过多了，应该珍惜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。

平时，人们总也不见迟祥有闲着的时光。业余时间，他不是在看书

写字，就是在琢磨着做这做那的，这成了他的习惯。为了解决生产上技术问题，迟祥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去解决。因此，他在工友中有了良好的声誉。

这天，恰逢周日，迟祥独自在家看书。荣大志和张福田来到迟家。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，请坐上茶很是融洽。

“大志，阿福，你们俩是难得串门的稀客。”迟祥说。

张福田见了桌上的书本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听说你也在学电大的课程？”

“是啊。想多学一点东西的毛病总也改不掉。”迟祥说着，随手取来一本书递给了他。

张福田接过书本，看了看封面就扔在了一边，说：“这倒蛮好的。学点文化总错不了的。”接着，他又说：“我的基础差，怕是学不会了，再说也没有那份读书的耐心。”

“阿福，读书确实是份苦差使。刚开始，我也弄不懂，后来花了工夫，弄懂一点，就获得一点，慢慢地就看进去了。其实，学习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。”迟祥带着几分鼓励道，“现在，读电大，既不用群众推荐，又不需领导批准，这么好的事情，为啥不去试试？最近，听说恩祖和阿康也想去听课。大家都在说，恐怕以后没有文化会吃亏的。”

荣大志听了，十分支持地说：“在历史上，任何朝代没文化的人都是吃亏的，读书当然是好事。说心里话，我也很想学一点有用的东西，苦于坚持不了。”接着，他苦笑着摇摇头道：“厂里让我担任车间主任，整天忙于生产。回到家，孩子的事情一大堆，又是洗尿布，又是倒马桶，殷红一个人也应接不暇，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吧。你说，哪儿有时间坐下来看书呢？”

“这倒也是，有家的男人真辛苦。不过，这也是一种责任嘛。”迟祥理解地说着，看了看荣大志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关切地问道，“我看你的脸色不大好，是不是家务事太多了？还是工作太累了？”

“我看也是，祥儿说得没错，你好像很疲劳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辛苦了。”张福田说。

荣大志说：“当干部，哪有不辛苦的？每天早晨，一上班就有事缠着，没法脱身。我总想把工作做好，假如交不了差，心里就过不去呀。”

张福田说：“毕竟是一名共产党员，说出来的话与我们这种平头百姓确实是不一样的，有境界。”他的话语丝毫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味，倒有几份佩服，接着他又道：“大志，你自己千万要当心啊，那年，你的肝病就是过度疲劳引起的。”

“哎呀，阿福，你不要这样说嘛，祥儿也是一样嘛。他在厂里忙完了，又回家读书，我看他的工作和学习都是很辛苦的。”

“大志，不能这样说。”迟祥道，“我的身体我有数。虽然我们都不怕苦不怕累的人，但是一定要有个健康的身体才行哪。真要是累垮了，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。更何况你是个有家的男人。如果你真的病倒了，殷红不是更苦了吗？”

“祥儿，你刚才不是说，这也是一种责任嘛。”荣大志说，“今天，我特地登门，就是想讨教你，解决一些技术问题。”

“今天，你不是在休息吗？”迟祥不明白地问道。

“哪里哟，在车间加班。”荣大志喝了一口水，笑道，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这不，我就是来讨教的。有点麻烦事想……不知你有没有时间？”

迟祥说：“大志，讨教不敢当，你我一样都是做工的，何必怎么客气呢？。有啥事情？你说来听听，咱们探讨一下嘛。”

“喏，我厂有一台苏制的老式直流发电机，坏了，修理工怎么也拆不开，他们说着就把矛盾上缴给我这个车间主任了。我也没有办法，只好请你去看看，出出点子。另外，我厂有台空气压缩机，运行时达不到额定工作压力，是不是也请你诊断一下，看看有啥毛病……”

迟祥认真地听完荣大志的讲述，问道：“那台老式发电机你去拆过没有？”

“摆弄拖拉机，我还行；修电机，我只能站在一边当学徒。今天请你去帮忙，也是我的一个学习机会嘛。”

“我也不一定弄得好。”迟祥说，“但我会去想法子弄明白拆不开的原因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我来找你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荣大志十分满意地说。

“今天我休息，现在我可以去看看吗？”

荣大志看了一下手表，说：“可以啊，现在工人们还没下班呢。”

他们说着一起出了门，迟祥道：“听你的介绍，估计那台空压机的毛病能排除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荣大志介绍道，“我们厂是刚从街道企业转为区级单位的小厂，只能为大厂做点配套的小件，缺乏技术工人，已经好几年没招工了，我不熟悉这一行。工作压力也很大……这不，求外援来了。”

张福田听了，便发了话：“大志，今天祥儿本该休息的，现在帮你出了工，你这个车间主任要发奖金给他的啊。”他好像说得很认真。

“阿福，车间没有这笔开支的。等下月发了工资，我一定请客！”荣大志诚恳地说。

“你不要难为人了。”迟祥对张福田坦言道，“大志来跟我说这些，那是他看得起我。咱们都是一条炕上出来的朋友，只要能解决问题，我就高兴，哪里可以讲报酬的。”

来到工厂，在荣大志的张罗下，迟祥与工人们忙了半天，将荣大志的心病排除了。

“问题都解决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”迟祥一边洗着满是油污的双手，一边对荣大志说。

“祥儿，你先别着急回家。”荣大志挽留道，“去办公室喝口茶，再歇一会儿，我还想问你，是怎么解决的呢。”

“哦，在一般情况下，紧固螺栓都是右螺纹的，顺时针紧。那台老式电机的结构和转动方向与我们国产的不同，它端头的锁紧螺栓是左螺纹的，因此，松紧方向正好相反；那台空压机的毛病是二级缸排气阀的弹簧失效了，更换后，运行便正常了。不过，其他故障也可能导致工作气压不足的现象，比如说……”迟祥认真地比划道。

荣大志听了，十分佩服，他在感谢之余，又显得十分懊丧地说：“虽然，‘文革’早已结束了，这些年的折腾，把人们的是非标准都搞糊涂了。如今做工的，上班可以出工不出力，干与不干一个样，工资奖金一

分不少，没人钻研技术了，工作也没责任心，人们的眼睛都盯在钱上了。”

“是啊，现在整个社会都一样，干活儿的并不光荣，挣大钱的才受人钦佩，让人羡慕。”迟祥接过荣大志手里的毛巾，擦着手故意地说道，“你每月的工资也不多，当然也可以撒手不管嘛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管好这个车间也是我的责任！”荣大志随口答道。

“其实，一个人的劳动态度、工作责任心也不是天生的，而是教育培养的结果。‘文化大革命’时的那些口号，不只是在嘴上喊喊的，早已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……如今呢，平均分配的制度就是滋养懒人的大锅饭嘛。吃饱了还骂娘！”迟祥自嘲道，“你我呢，都成了不合时宜的背时鬼了。”

“别人怎么说，我管不了。”荣大志道，“只要自己能尽责尽力地工作，付出的劳动能解决生产上的问题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”

“你也不要光顾着你的那份责任了。”迟祥很是认真地对荣大志说，“你可别大意呀，身体健康是担当责任的基础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没有了健康这个基础，还谈什么工作责任呢。”

他们站在车间门口聊了许多有关机械修理的体验。张福田站在一边听着，搭不上一句话语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”迟祥说，“阿福，你看……”

“是该回家了，今天我休息，出来逛了大半天，啥事情也没干……”张福田说。

荣大志陪着朋友们出了厂大门，目送着他们消失在路口的拐角，他又回车间去了。

那天，隔壁大妈来到迟家串门，见了迟祥的母亲，两位老妇人便聊起了家常。

“阿秀，你家祥儿上班去了？”大妈问道，“最近，他忙不忙哪？”

“这孩子，每天早出晚归的，我看他没有空闲的时候。”迟祥的母亲说，“现在他进了厂，当了工人，心里蛮开心的，我也放心了。”

“阿秀，自从祥儿上了班，你家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。祥儿像他爸，

蛮顾家的。”大妈说，“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，真是有福气。不晓得他有没有对象呢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迟母是个厚道的妇人，一提起孩子的婚事，她心里就有点不托底。于是她诚实地对邻居说：“像我们这种人家，经济条件不好，怕是人家的女孩子看不上呢。再说，我家祥儿好像也没有那份心思。他不是厂里忙，就是在家里看书，也不见他经常外出。你说说看，这三十多岁的孩子还不想着找对象，不知他是怎么想的？他心不急，我做娘的为他着急，你说，这有啥用哪？”

隔壁大妈听了便说：“喏，听说对面的宋家姑娘还没有找对象哩。她倒是一个蛮实惠的姑娘，你家祥儿也是蛮好的。我们都是看着他们长大的，是不是可以……”她说说着，斯文地笑了起来，又道：“都是老邻居了，与自家人一样的。我是从来没有帮别人说过媒，也不懂得规矩，所以……”

“哎哟，大妈，你不要这么说嘛，你这是在做好事哪，帮我家祥儿的忙，真当劳你费心了。就看孩子们有没有这个缘分了。”迟祥的母亲喜滋滋地说。

“阿秀呀，你跟儿子说说看。要是他愿意，宋师傅那里，我去说。假如有缘，做大人的牵个线，让孩子们自己去会面，你看好不好……”隔壁大妈说着笑了起来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迟祥的母亲高兴地说，“我一定跟儿子说说……”

自从吕玫屈从于母亲和姑姑，违心地与马岱结了婚，迟祥再也没有主动去物色女友的心情了。他心里时不时还映出与吕玫相处的那段美好情缘。他知道，吕玫还珍藏着当年的那份恋情，同时，她还有意地回避接触，不想再刺激他。吕玫把思恋的痛楚掩盖着，对此，迟祥十分理解吕玫的苦心。

虽说，迟祥与吕玫是邻居。他俩却大有近在咫尺情隔天涯的感觉。偶尔在门前巷口邂逅，他们都会不自觉地避开对方的目光，也难免显出几份尴尬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俩的关系确实处理得很好，连吕玫的母

亲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他们都接受了现实，都不想扰动对方的平静。明白人不难理解，这对恋人被剥夺了相爱的意愿而保持着克制的态度，需要承受多大的痛苦。

当初，迟祥没有实现吕玫要他求婚的意愿，而选择了无奈地放弃，也曾为分手伤感过一阵子，却没有做出寻死觅活的蠢事来。如今，吕玫已为人妻，不管她心里是怎么想的，迟祥总不能守着那份尘封已久的恋情，痴心地独身鳏居一辈子。倘若如此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

迟祥考虑问题很实际，三十郎当的单身青年，觅异性为偶是天然的欲望，倘若没有那种向往，倒真成了病态。对于邻居前来提亲的美意，迟祥没有多余的说道。既然宋家有意前来提亲，又何必作茧自缚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

俗话说，丑女也有三分姿色。宋家姑娘虽称不上容颜出众，可她的勤俭干练早已是邻里间有口皆碑的优点。迟祥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他思忖着：这把年纪的人了，不就是讨个老婆过日子吗？不妨与宋家姑娘接触一下，至于能否相处，那也只能走一步，看一步了。在家长们热心的搭桥牵线之后，迟祥决定如期赴约。

宋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宋益在桐庐插队五年，做死做活，一年忙到头也只能混个衣食勉强自理，图个温饱罢了。就在回城的那年，母亲因肾衰竭，生命垂危，进了医院。宋师傅为了拯救妻子的性命，他不惜举债支付医药费，结果人财两空，宋师母终于撒手而去。没隔多久，宋奶奶也因年迈多病，医治无效，跟着儿媳妇一同命归黄泉。这一年，宋家晦气重重，拿出门的是大把的救命钱，捧回家的却是两只骨灰盒。宋师傅是个体劳动者，医药费无处可报，只能自理。

俗话说，冷在迎面的风，穷在背上的债。丧妻丧母的宋师傅为了偿还沉重的债务，为了担起养家的责任，他继续守着那个摊头，忙于那些敲敲打打的白铁皮劳作。他盼望着有一天，能还清债务，过上舒坦的日子，可是年岁不饶人哪。近来，宋师傅觉得自己老眼昏花体力不支，一天忙到晚，辛辛苦苦地也挣不上几个钱，加上塑料制品充斥于市，那些铁皮做的淘箩簸箕之类的家什不如从前卖得顺畅。宋师傅